

记忆深处的年味

杨力



春节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日，更在被确定为联合国假日并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成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世界性节日之一。在每一个漂泊游子的心中，春节不仅是日历上的一纸红页，更是那抹深藏在记忆深处、永不褪色的年味。

在我的老家，春节的序幕是从“红萝卜蜜蜜甜，看着看着要过年”的童谣中开始的。进入到腊月，孩子们口中的童谣和挂在灶梁上的腌腊让家乡的年味渐渐浓了起来。“百节年为首，四季春为先”，在老家的习俗里，从腊月初一到正月十五，都是“过年”，春节浓浓的年味也就浸润在岁首新年的氛围里。

腊月里第一个有年味的期待是腊八节。儿时的记忆里，过节不外乎吃好，比如熏肉，比如熏鸡，它们挂在灶屋的锅台之上，日夜接受柴火的熏烤，腊味的香撞擦着不争气的鼻孔，想赶也赶不走。“天气晴和又作阴，老来畏冷自难禁。”一千余年前，宋代诗人俞桂写了一首《腊八前四日》的诗，是对“腊八”最直白的期待，也是借诗的语境来抵御阴冷天气和畏冷身体带来的烦恼。但这首诗用在现在也不过时，只要能吃到腊八粥、喝到刨猪汤，天气再阴身体再冷也无畏不惧。

腊八节之后，春节开始加快节奏，最先扑面而来的就是传统“小年”。腊月二十三，民间俗称“北小年”，每到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忙年”了。“忙年”是春节的年前习俗，而小年是年前习俗的开始，民谣“腊月二十三，掸尘扫房子”，就是说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扫尘迎接过年。

到了“小年”这一天，一大早孩子们就被母亲吆喝着起床，直接赶到冒着热气的澡盆里洗澡。洗去旧尘，换上新衣，才有资格迎接新年。父母则忙个不停，争相洗着一大盆衣衫被褥，不辞辛劳除尘打扫卫生。“扫尘扫尘，扫‘穷’除‘晦’，消灾辟邪，纳福迎新！”充满年味的“小年”就这样拉开帷幕。等到傍晚，辛苦了一天的父母坐下来，酒杯斟满，彼此互敬，同时把腊肉熏鸡拈进孩子们的碗里，窗外寒风呼啸，屋内温暖如春，年味融进亲情，亲情加持年味，这是人间最美好的光景。

过了小年，除夕昂首挺胸走来。一大早起，穿上新衣，拿着盼了一年的红包，一家人贴春联，包饺子。“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仪式年复一年，却是最庄重的重复，既包含了人们对辛苦一年的犒劳，也寓意着人们对美好明天的向往。孩子们则趁机溜出去，用压岁钱买来炮仗，往天上放，朝地上扔，“砰砰”的声音中满是欢声笑语。炮仗声不绝，从白天一直持续

到深夜，一家人围桌吃着年夜饭，父母眼里满是温情。鞭炮声与一桌的家常味烘托着不散的年味，也慰藉了父母一年的辛劳。

正月十五元宵节则是浓浓年味的压轴戏。元宵象征团团圆圆，晨起吃过元宵，街头已传来阵阵热闹。家乡人在这一天，会踩高跷、看花灯、猜谜语、放烟花，还有舞狮子、耍龙灯、扭秧歌、划旱船等，所有的民俗汇聚在一块，形成了老百姓精神上一种最质朴的“闹”。“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古人闹元宵如此，今人闹元宵更有理由，日子在一天天变好，生活越来越有奔头，元宵节变成了老百姓自己的狂欢节。待到这一场热闹落幕，万家灯火归于宁静，这年才算圆满地过完了。人们在这场狂欢中卸下了旧岁的疲惫，收拢起心神，揣着那份还未散去的喜气与热乎劲，踏踏实实地扎进新一年的光阴里。

回望这段从腊月初一延续至正月十五的漫长岁序，每一次祭灶、每一声鞭炮、每一碗元宵，年味都浸润在亲情的温暖里，生长在人对土地的眷恋中。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我们都对春节充满热切的期待。而这记忆深处的家乡年味，始终宛若一抹温柔的乡愁，伴随一生，成为我们生命里一枚永恒的同心跳。

文化随笔

六尺巷里家风长

李慧

在安徽桐城，一条百米小巷静卧于青砖黛瓦之间。碎石铺就的路面略显斑驳，这条全长百米、宽仅六尺的巷道，承载着清代大学士张英“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家训传奇。清代大学士张英用一封家书化解邻里宅基地纠纷的故事，早已成为中国人心中“和”与“让”的文化符号。回望历史，聚私当下，张英家训中蕴含的处世哲学、道德准则与教育智慧，至今仍是滋养现代家庭文明的珍贵养分。

康熙年间，时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张英，收到来自安徽桐城老家的家书。家人与邻居因宅基地争执不下，希望官居一品的他施压解决。若以权谋私，三尺宅基唾手可得，但张英提笔回信：“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这28字背后，体现了张英将个人修养、家族荣誉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的家风理念。在他的家训中，权力是责任而非特权，家族荣誉的维系不在于物质财富的积累，而在于道德品格的传承。更难得的是，邻居吴家受此感化，亦退让三尺，形成一条六尺巷道。这种“以让止争”的互动，不仅化解了矛盾，更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仁者爱人”“不与之德”等观念，转化为一堂生动的伦理课。

从文化根源看，张英家训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沃土。张英在《聪训斋语》中提出“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

把读书放在首位，但他所言读书，绝非功利之学，而是通过圣贤之道涵养品格。在家庭教育实践中，张英更重言传身教，认为行动比训诫更有力。这一点已在六尺巷礼让典故中得以体现，他没有通过说教灌输谦让美德，而是用一封家书让家族成员深刻体会到“让”的力量。据记载，张氏家族后世人才辈出，多清廉有德，正是这种“以德为基”家风的延续。

他常教导子孙以恕己之心恕人，在冲突中换位思考。在六尺巷典故中，张英没有指责邻居，而是从对方角度理解其需求，此种同理心的培养是构建和谐关系的关键。同时，他强调“居安思危”，即使家族鼎盛，也要保持谦逊低调，他的忧患意识也使得张氏家族历经数百年风雨而家风不坠。

如今，家庭结构简化、代际差异扩大，“让他三尺又何妨”的智慧更显珍贵。比如，在家庭中，如果发生亲子冲突或婆媳矛盾，若双方能尝试“退三尺”的包容，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许多矛盾或可迎刃而解。

在社会治理层面，同样需要刚柔并济。一些地方将六尺巷文化融入社区治理，设立“礼让调解室”，邀请德高望重的居民参与纠纷调解，取得了良好效果。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六尺巷考察时曾指出，希望六尺巷能够“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作用，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法治为

德治润心，应让这穿越时空的谦和之风，为现代社会的法治框架注入温暖的道德底色，使良好家风真正扎根于每个家庭。

对党员干部而言，张英的抉择更是一道镜子。他未以权谋私，反而以“让”彰显公义。在全面从严治党今天，党员干部应当从六尺巷典故中汲取廉政养分，明白权力唯有与德行结合方能行稳致远的道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家庭观，既要管好自己，也要管好亲属。近年来，多地开展的“廉洁文化进家庭”活动，正是对这一传统的延续。

六尺巷的青石路，铺就的是两个家族的谦让，更是一种文明的选择。如今，更要让六尺巷的家风之光照亮新时代。弘扬张英家训精神，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例如，桐城市以六尺巷为原型创作黄梅戏《桐城六尺巷》，深入挖掘了六尺巷故事的文化内涵，通过改编创作和舞台展演等方式，让家风建设“活”了起来，也更走进了千家万户的现代生活。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风正则民风淳。张英家训跨越三百多年时空，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而在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一条“六尺巷”，只不过如今它不在远方，而在每个家庭的选择之间。

【作者单位：校（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

马年说马画

钱国宏



我与安徽党校报

永远给予我前行的力量

许海平

接到编辑的约稿电话，我还是挺意外的。细算一下，自己离开校报编辑岗位已有十载时光，那段笔墨飘香记忆忽然被唤醒，思绪万千。

《安徽党校报》迎来创刊四十周年，四十年栉风沐雨，四十年薪火相传，这份承载着安徽党校人初心使命、记录着省市县党校发展印记的报纸，如同一棵常青树，在时代的土壤里深深扎根，日益枝繁叶茂。我曾担任校报“教研”版面责任编辑五年时光，此刻抚今追昔，心中感慨的不仅是对往昔岁月的深情追忆，更是对这片精神家园的由衷礼赞。

坚守之力：笔底波澜，初心如磐

四十年，于历史长河或为一瞬，于一份报纸则温情厚重。《安徽党校报》诞生于改革开放春潮初涌、理论探索方兴未艾之际，它始终是党的理论宣传前沿阵地、干部教育培训无声课堂、党校系统互鉴纽带桥梁。它记录着安徽各级党校在改革中的实践步伐。无论是党的创新理论的传播，还是干部教育培训模式的创新，《安徽党校报》始终引领思想风帆，“弄潮儿向涛头立”；留下的不仅是文字演进，更是观念更新、实践足迹与信仰坚守。记得当年在创建校报电子邮箱时，编辑们一致认同“ahdxb1985”更有意义，这是对创刊历史的特别记忆，也是对初心延续的特殊提醒，这个邮箱一直沿用至今。

记得那时，我们条件简陋，资源缺乏，没有完整排版设备，我们便以“合作”之名行“借用”之实；没有充足的采编力量，我们就采访撰写编辑排版校对“一肩挑”自助。一代代校报人怀揣着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党校工作的热爱，在纸与笔的碰撞中书写初心，在墨与字的交融中传递使命。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四十年风雨

兼程，四十年笔耕不辍，《安徽党校报》如今在全省党政机关、党校（行政学院）系统乃至更广范围内颇具影响力，其历程本身，便是奋斗和开拓的史诗。“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四十年来，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但《安徽党校报》对党的忠诚、对真理的追求、对事业的执着始终未变。

共进之力：五载耕耘，以笔为犁

2011年春天，我怀着对文字的热爱来到编辑部，成为一名校报人。回首在编辑部的五年时光，那些伏案疾书的守望，那些字斟句酌的执着，那些志同道合的协作，如同昨日星辰，清晰地映照在记忆的天空。

校报编辑不仅是一份岗位，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负责的是地市县党校新闻与教研方法研究宣传版面，收到的稿件关系到教学经验的传播、教学改革的推进。为了准确把握稿件的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我常常向资深教授请教专业知识，向一线教师求学教研方法，我深刻理解“绝知此事要躬行”，也体会到编辑工作的不易。时任编辑部主任李卫东、副主任陈玉经常指导我、鼓励我，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对每篇稿件做到反复推敲修改，确保内容准确无误，语言通顺流畅。除了文字，版面编辑还要掌握一定的排版技术和审美能力，根据不同主题风格，精心设计版面，使报纸美观大方又富有可读性。

记忆中最深刻的是省委党校建校60周年，全体校报人全身心投入到校庆专刊、专题画册、系列庆典等活动中，在方案设计、文字撰写、史料整理、版面策划、流程安排、现场采访等环节，校报人历时半年之久，加班加点甚至通宵达旦连轴运转。最终，努力得到肯定，精心编纂的专刊和沉甸甸的画册，记录了党校建校60周年的薪火相传，记录了深厚的历史

积淀，所有人心中充满了欣慰。五年编辑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文字的力量在于真实，奋进的力量在于共情。那段拼搏奋斗的岁月，融入我的血脉，是人生中弥足珍贵的力量源泉。

展望之力：乘风破浪，续写华章

如今的《安徽党校报》，无论是编辑水准、人才队伍还是技术设施，皆已焕然一新。

在内容建设上，党校报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不断提升稿件质量，涵盖了党校工作多方面，包括党的理论、干部教育、党校新闻、教学研究、学员论坛等。文章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广度；既聚焦中央精神解读，也关注基层探索创新。版面设计大气美观，可读性与影响力显著增强。

在平台拓展上，党校报已成功构建起集传统纸媒、数字报纸、网站平台于一体的传播矩阵。信息传播突破时空限制，影响辐射更广泛受众，是拥抱时代、锐意创新的必然成果，真正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在队伍发展上，新一代校报人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兼具敬业精神与专业素养，富有新时代所需的复合能力，展现出“江山代有才人出”的蓬勃生机。高效协作的团队，让《安徽党校报》成为党校事业发展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作为曾经的“局内人”，今日的“牵挂者”，我谨以此文，祝贺《安徽党校报》创刊四十周年，并向至今辛勤耕耘的各位同仁致以崇高敬意。愿《安徽党校报》如长青之树，根深叶茂；如奔腾之水，源远流长；在新征程上，谱写出更加辉煌灿烂的新篇章。

【作者单位：校（院）图书和文化馆，作者曾担任《安徽党校报》编辑】

古今画作多骏马，一纸丹青载文脉。在中国绘画长廊中，马是贯穿千年的经典题材。从秦汉简帛上的简笔勾勒，到唐宋卷轴中的精工细作，再到近现代画坛的笔墨革新，历代画师以马为媒，将时代风骨、人文情怀与审美意趣熔铸于丹青之中。这些跃然纸上的骏马，不仅是艺术创作的载体，更积淀成意蕴深厚的马文化，成为中华文脉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

从先秦时期开始，马便进入了绘画视野。考古发现的战国帛画《人物御龙图》中，龙首旁隐约可见的马形轮廓，线条简略，初具形态。秦汉时期，随着骑兵在军事中的广泛应用，马的形象在绘画中逐渐清晰。1972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画，其上描绘的仪仗车马中，马匹体态健硕，四肢舒展，线条流畅有力，也折射出秦汉王朝开疆拓土的雄浑气魄。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绘画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马画也随之突破了前期的实用范畴，开始融入更多人文意趣。顾恺之提出的“以形写神”理论，深刻影响了马画创作，画师们不再局限于对马的外形描摹，更追求通过笔墨传达马的精神气质。这一时期的墓葬壁画中，马的形象愈发多样，既有拉车的役马，也有奔腾的骏马，线条灵动飘逸，神态栩栩如生。如山西太原出土的北齐墓室画《鞍马游猎图》，画面中的骏马昂首嘶鸣、四蹄翻飞，眼睛炯炯有神，画师以马匹之间的位置交错营造纵深感，巧妙展现了出行队伍的庞大阵容。

唐代国力强盛，对外交流频繁，西域的良马不断传入中原，为画师

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这一时期名家辈出，佳作纷呈，画作风格雄浑奔放，充满阳刚之气，彰显了大唐盛世的包容与自信。韩干是唐代马画的集大成者，他的马画以“形神兼备”著称。相传韩干曾入太仆寺，终日观察马的起居形态，甚至与马朝夕相处，深入了解马的习性与神韵。其代表作《照夜白图》，描绘了唐玄宗的御马“照夜白”被拴在木桩上的场景。画面中的“照夜白”四蹄踏踏、鬃毛飞扬，画师以遒劲有力的线条勾勒出马的轮廓，用浓淡变化的墨色表现出马的肌肉与质感，将骏马桀骜不驯、志在千里的精神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唐代的韦偃也是马画名家，其《牧放图》以宏大的构图描绘了千余匹骏马放牧的场景，马匹姿态各异，疏密有致，展现了极高的构图与笔墨技巧。

宋代文人阶层崛起，文人画逐渐兴起，画师们将自身的学识与情怀融入马画创作，使马画兼具写实与写意之美。李公麟是宋代马画的代表人物，他擅长白描，以简练的线条刻画马的形象，却能精准传达马的精神气质。其代表作《五马图》，描绘了宋代西域进贡的五匹良马，每匹马都由不同的圉人牵引，线条流畅细腻，疏密得当。画师通过对马的肌理、姿态以及圉人神态的细致刻画，不仅展现了良马的雄姿，也留下了与异域文化交流的记录。此外，宋代的马画题材也更加丰富，除了宫廷御马，还有放牧的野马、田间的役马等，展现了马在不同生活场景中的形态，反映了宋代社会的多元风貌。

元代文人画盛行，马画多以写意为主，画师们注重通过笔墨抒发情感。赵孟頫的《秋郊饮马图》以流畅的线条、淡雅的色彩，描绘了秋日郊野中骏马饮水的场景。画面意境悠远，笔墨苍劲，将马的闲适自在与秋日的宁静萧瑟相融合，体现了元代文人淡泊名利、寄情山水的情怀。明代的多马画延续了元代的写意风格，同时融入了更多民间艺术的元素，风格更加活泼灵动。清代的马画则呈现多元态势，清代宫廷中，郎世宁等西方传教士画家将西方的写实绘画技巧与中国传统笔墨结合，其《百骏图》笔触细腻，马匹形态逼真、立体感强，同时融入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意境营造，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艺术结晶。

近现代以来，马画创作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涌现出徐悲鸿等一批极具影响力的画家。徐悲鸿将西方绘画的解剖学知识与中国传统笔墨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画风格。他笔下的骏马，线条刚劲有力，笔墨奔放洒脱，既注重马的解剖结构，又强调马的精神气质。《八骏图》是其代表作之一，画面中的八匹骏马形态各异、飘逸灵动，充满了力量感与动感，既展现了骏马的雄姿，也寄托了画家对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殷切期望。徐悲鸿的马画，突破了传统马画的束缚，赋予了马画新的时代内涵，使马文化在近现代焕发出生机。

古今马画创作，马的形象始终与时代发展、人文情怀紧密相连。这些跃然纸上的骏马，是历史的见证者，是文化的传承者，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勇向前精神的象征。在今天，这些珍贵的马画作品依然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为我们了解历史、传承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艺术载体，也让马文化在新时代继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